

陝西藍田公王嶺及其附近的旧石器

戴 尔 倍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

本所野外队今年夏天在陕西蓝田公王岭工作期间，从猿人地点及其附近得到一些旧石器，兹报告如下：

公王岭蓝田猿人化石层中的旧石器

从公王岭蓝田猿人化石地点发掘所得的旧石器有：刮削器2件，石片1件，石核4件，均发现于含蓝田猿人化石的中更新统下部堆积中。石器与猿人头骨化石分别属于同一套古土壤剖面的A层(粘化层)和B层(淀积层)，因此现有石器都比猿人头骨化石的位置稍高，但垂直距离最低者还不到1米，最高者也只有2米多，就水平距离言，最近者为8米，最远者为25米。(参看本刊本期吴新智等的“陕西蓝田公王岭猿人地点1965年发掘报告”)

两件刮削器，原料均为脉石英，其一由长方形的具有台面的小石片制成，打击点上显示出一个小白点，破裂面上呈半锥体状微突的部分也清楚可辨，在与台面相对的一边同另

一边的交角处，两面都有少而微的修理痕迹(图版I, 1; 图1)；另一件似核状，一面隆凸，一面较平，具有一个两面加工的圆凸刃缘，侧面看略呈S形(图版I, 2)，这种沿同一边缘在其两面接连剥落小石片的现象，显然为人工所成。四件石核，均采用了较扁平的石英岩砾石，在平的砾石面上沿一边缘用另外的石块(石锤)加以打击而剥落石片，打击点处多生成小凹坑，石片疤在靠近打击点处也多形成较深的凹入，并显出放射状线痕，图版I, 3所示的一件上，可以见到毗连的石片疤，且已剥去不止一层。石片只有一件脉石英者，由其台面并由正反两面的人工特征，也表明是用石锤直接打落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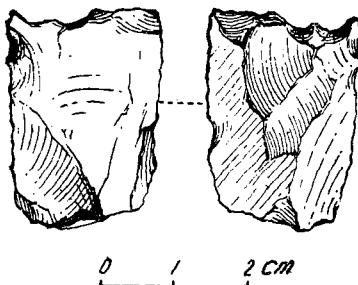


图1 脉石英刮削器，编号：P3462
且已剥去不止一层。石片只有一件脉石英者，由其台面并由正反两面的人工特征，也表明是用石锤直接打落的。

公王岭附近其它地点中更新世地层中的旧石器

在东距公王岭约2公里的平梁，从相当于公王岭含猿人化石和旧石器的一套古土壤剖面之下紧接着的另一套古土壤剖面的粘化层中，发现了一件大尖状器(图版II, 图2)，器身较长，前端尖，后端厚钝，断面略呈三角形，是利用一块石英岩砾石，由两面剥落若干石片，粗制成坯形，再在两侧边缘进一步加工而成，进一步加工的痕迹在两侧均有几同方向处及一相反方向处，着力点多呈现为小白点或形成小凹坑；后端及一面的后部保留有原砾石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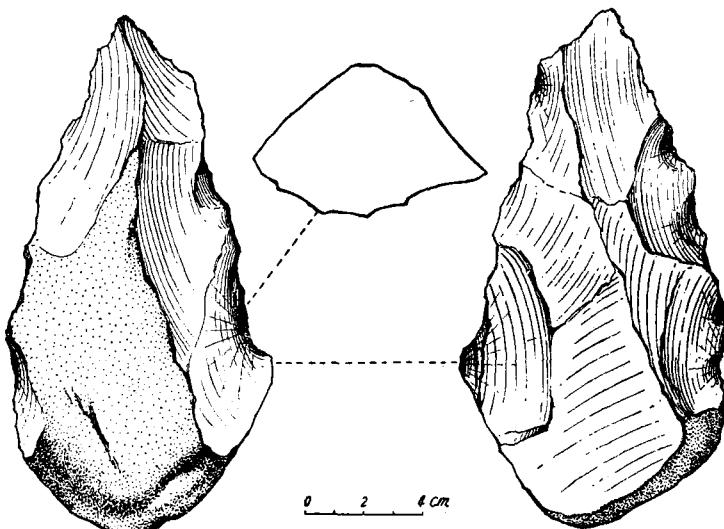


图2 大尖状器, 编号: P3468

这件石器和以前在山西匼河和丁村所发现的三棱大尖状器非常相象, 和蓝田涝池河沟中更新统地层中的大尖状器在原料、器形和制作程序上也很接近, 只是后者加工限于一面, 可能是因砾石形状而异。这种石器在北京猿人文化中从未见到。

另外, 在公王岭之东约100米的马司沟, 由相当于公王岭石器层的地层里, 发现了一件带尖的脉石英小石器和一件脉石英石核, 小石器的一侧有单方向的加工痕迹(图版I, 4), 石核的表面有几个直接打片后遗下的石片疤; 在公王岭东南约1公里的赵村北草疙瘩的同一地层中, 也采到了一件带有直接打片的人工特征的石英岩大石片, 一侧边缘还有少许类似修理的痕迹(图版I, 5)。

公王岭及其附近地点地表采集的旧石器

一件石英岩尖状器采于公王岭南坡地表, 形状和制法与上述平梁的大尖状器类似, 但加工限于一面, 体积较大, 尖端因打去一小片已呈扁嘴状, 器身中腰已断裂。在公王岭东北万金沟沟口水底捡到一件脉石英的盘状器, 周边都进行加工, 且不限于一面, 形成盘状曲折的刃缘; 在万金沟的地表还采到一件石英岩石核。

小 结

以上旧石器, 除去地表采集者不论, 均出自与蓝田猿人头骨化石属于同一时期的地层之中, 且距离不远, 因此我们认为它们的主人均属同一种人, 即蓝田猿人; 由于材料有限, 目前对它们所代表的文化尚缺乏更多的了解, 但这一文化应为我国旧石器时代初期早一阶段的文化, 则无疑义。大尖状器的存在反映了这一文化与北京猿人文化可能有区别。

参 考 文 献

- 贾兰坡等, 1962: 盔河—山西西南部旧石器时代初期文化遗址。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甲种专刊第五号。科学出版社。
- 裴文中等, 1958: 山西襄汾县丁村旧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甲种专刊第二号。科学出版社。
- 戴尔俭、计宏祥, 1964: 陕西蓝田发现之旧石器。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 8(2), 152—156。

(1965年11月19日收到)

THE PALEOLITHS FOUND AT LANTIAN MAN LOCALITY OF GONGWANGLING AND ITS VICINITY

DAI ER-JIA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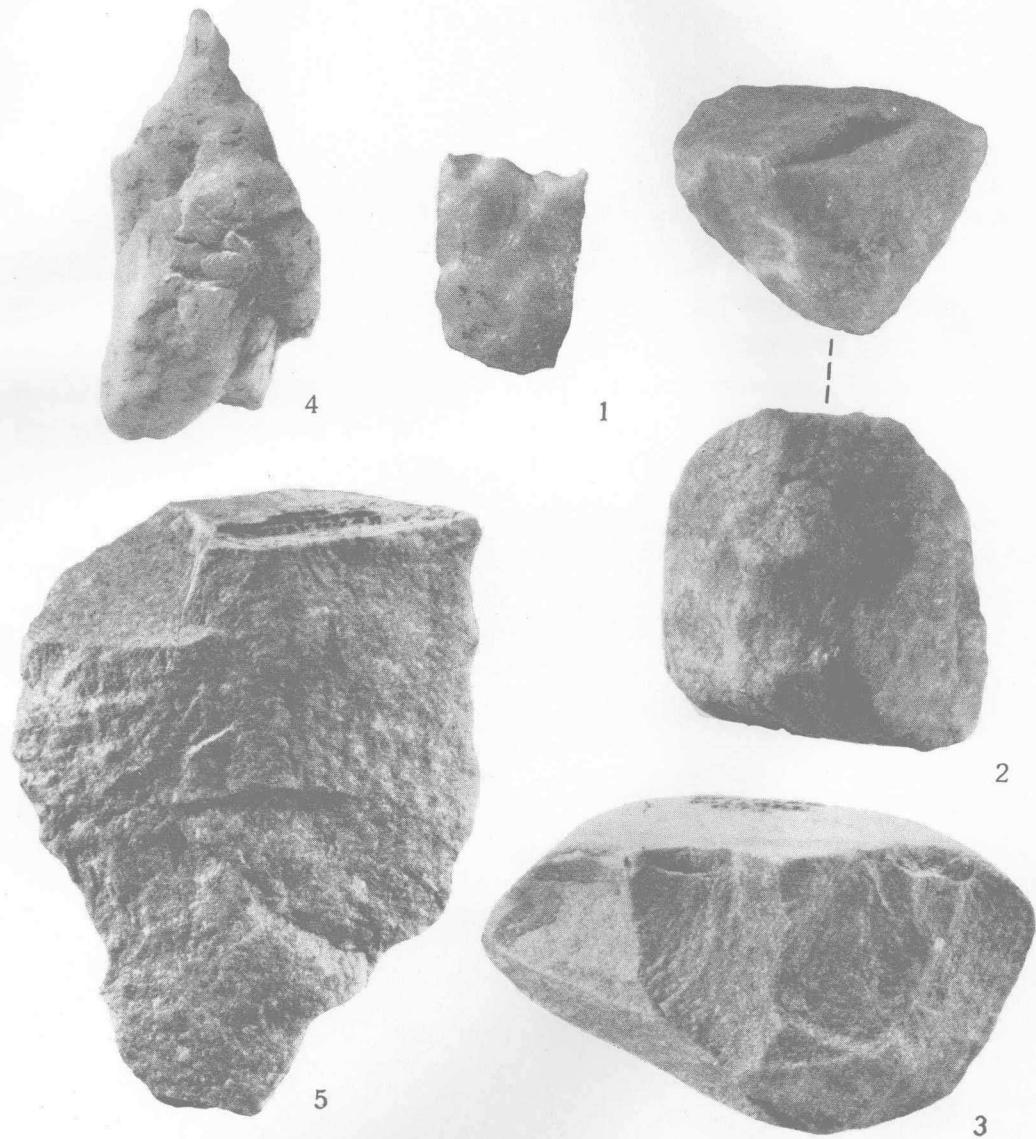
(Institute of Vertebrate Paleontology and Paleoanthropology, Academia Sinica)

(Summar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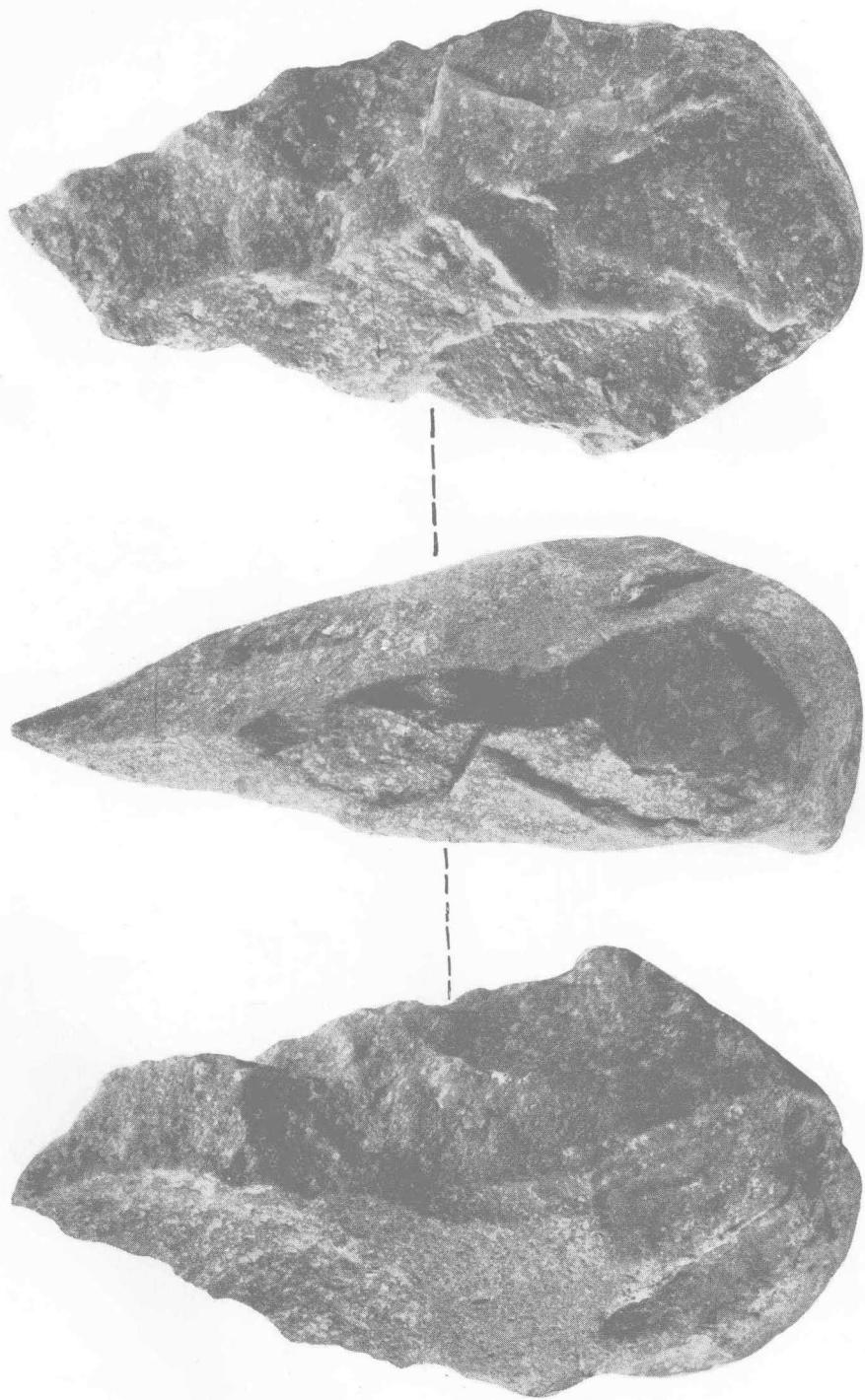
The stone artifacts reported in the present paper were found at Lantian Man locality of Gongwangling and its vicinity by the field team of IVPP during the summer of 1965. This collection consists of implements, flakes and cores, made of vein-quartz and quartzite. One point-like scraper, made from rectangular quartz flake, bears a few but clear retouches on two faces at one corner (Fig. 1, in Chinese text). Another one, core-like in shape, had been chipped bifacially along one edge. All the traces of flaking and secondary work indicate undoubtedly the work of human hands.

A heavy triangular point (Fig. 2) is worthwhile to note, because it leads us to remind the similar implements known in the Paleolithic site of Tingtsun and Kehe of Shansi Province. Recently, in the same district, the similar type of stone implement from the Middle Pleistocene reddish clays of Lao-Chi-He-Kou was known.

For the presence of the heavy point, which is unknown in Choukoutien region, it seems that the present Gongwangling industry is somewhat different from that of Peking Man.



1. 由小石片修制的刮削器(脉石英, 编号 P. 3462) × 1
2. 核状刮削器(脉石英, 编号 P. 3465) × 1
3. 石核(石英岩, 编号 P. 3466) × 1/2
4. 带尖小石器(脉石英, 编号 P. 3524) × 1
5. 大石片(石英岩, 编号 P. 3467) × 1/2



大尖状器(石英岩, 编号 P. 3468) × 2/3